

歐洲農業榮景背後

的綿長陰影

探索世界

明了人類有能力干預自然演化，更被視為人類發展的一大指標，也許多歷史學家甚至以雞骨頭的遺骸數量作為判斷人類聚落存在的依據。

捨地求牧



撰文・攝影/Selene Magnolia Gatti/
Panos Pictures

人類飼養並食用禽畜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你或許對餐桌上常見的肉類習以為常，但你能想像這些隨處可見的俎上肉，竟和人類歷史息息相關嗎？

為了食用，人類將野生的雞改良成我們熟悉的肉雞並大量養殖，肉雞的問世證明了人類有能力干預自然演化，更被視為人類發展的一大指標，也許多歷史學家甚至以雞骨頭的遺骸數量作為判斷人類聚落存在的依據。在數千年的發展下，畜牧業的工業化、系統化，使穩定的食材供應成為可能，然而在毫無節制、近乎失控的擴張下，環境似乎已瀕臨極限。

在集約農業(Intensive farming)的發展下，歐洲每年共養殖約一百一十億隻雞、一・四億頭豬、七千六百萬頭牛、六千兩百萬隻綿羊，以及一千兩百萬隻山羊，而這些數字還在逐年不停增加中。

現代人一講到農場，心中浮現的不再是童話書上的溫馨農莊，而是狹長的馬廄、高聳的筒倉、吵鬧的風扇等一座座大規模、系統化的專業農場，而這轉型的過程也不過是二十餘年內的事而已。

悉心照料、以質取勝的飼養模式已成小眾，集約農場內的動物從出生到離世、從農場到餐桌的過程，都在一條先進且分工明確的產業鏈上進行，井然有序、效率至上的模式，帶來以往難以想像的巨量豐收，付出的代價則是大量的汙染與溫室氣體，二〇二四年的最新數

據指出，農牧業排放的溫室氣體約占全球排放量的15%。無論是噪音、惡臭，還是有毒廢氣、水汙染，都一點一滴地對當地的生態與住民的健康造成不可逆的傷害，在農牧業發展輝煌的背後，蒙上一層深長的陰影。

不再清新的空氣

喬吉歐(Giorgio B.)一家居住在義大利南部波河河谷(Po Valley)，在農業轉型下，這片寧靜的樂土不復存在，以往清新的空氣，現在瀰漫著氨的臭味，那是那些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型農舍的眾多副產品之一。

「周圍的廢氣奪走了我的家人們，我太太因肺部感染而死，就連抗生素都沒能救得了她。」喬吉歐說道「隨著這附近農場愈來愈多，我的孫子們也愈來愈少來造訪了，我不怪他們，因為那味道真的太刺鼻了。我不得不隨時戴口罩，因為那味道不僅令人作嘔，還偶爾讓我出現失去知覺的症狀，我不好好保護自己的話，下一個駕鶴西歸的就是我了。」

波河河谷是全義大利，甚至全歐洲被汙染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在這極為惡劣的環境之下，活著對居民們而言宛如一場苦戰，喬吉歐與他已故的妻子不是第一個受害者，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喬吉歐的情況並非特例，歐洲各國都有類似的問題，這些環境汙染不僅危害居民們的健康，更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居民們再也沒辦法像從前一樣到戶外拈花惹草，甚至無法打開窗戶晾衣服，親朋好友不再來訪，那些從前視



為理所當然的活動，如今都成了一種奢求，就連原本鬱鬱蔥蔥的草木也開始枯





萎，一副了無生氣的樣子，村民們想像從前那般呼吸清新自由的空氣，然而打開窗戶，只見空氣中瀰漫著詭異的惡臭。

位於荷蘭的杜恩(Deurne)是全荷蘭集約式農莊最密集的地區，當地居民安斯(Ans van Maris)深知其苦。

「外頭瀰漫惡臭，讓人不想外出，園藝本來是我的興趣，久而久之也荒廢了。我很清楚，只要我還住在這裡，就不可能迎來正常呼吸的那一天。」

梅喬菀(Merchora Martinez)居住在西班牙莫夕亞(Murcia)，她的家距離一間豬舍僅僅不到四十公尺，其排放的廢氣與污染令梅喬菀長年苦於氣喘與頭痛，嚴重時往往狂嘔不止，惡劣的生活環境與健康狀況，使她長年處於憂鬱狀態，講到這些年的辛酸血淚史時，梅喬菀不禁潸然淚下。

當這些農舍周圍的空氣品質惡化時(通常一周甚至一天內數次)，周遭的居民往往出現頭痛、噁心、雙眼灼熱、甚至嘔吐與呼吸困難等症狀。專家研判，這些集約式農舍難辭其咎，因為其排放的氣體富含硫化氫和氨，而人類接觸到這

些化學物質常見的反應，與居民們的症狀極為相似。研究顯示，吸入這些有毒物質，會使罹患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機率大增。更糟的是，這些污染微粒極為細小，能輕易穿過口罩等防護，進而侵入肺部並滲入血液，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PM2.5，國際癌症研究機構認列其為第一級致癌物。

這些廢氣除了危及附近居民的健康，剝奪了他們生活的樂趣，更帶走了數以萬計的性命；據統計，每年光是在歐洲，就有超過二十五萬人因長期接觸PM2.5而病逝，而在集約農牧業密集的地區，罹癌的機率更高。

環境汙染奪人性命

集約式農莊對人類，乃至環境都造成不少危害，牲畜們的居住環境則更不用說了，髒亂、狹窄、黑暗、噪音、虐待，幾個簡單的形容詞，構成了這些家畜的一生，一隻雞終其一生只能在A4紙大小的範圍內活動，農莊所圈養的種豬則連轉身的空間都沒有。

在空間與資源上斤斤計較，追求最高效率的做法，或許讓集約農牧業得到遠





超以往的產量，然而這些成果是建立在動物們生活品質的犧牲之上。擁擠、炎熱、髒亂，是這些動物生活的寫照，這些惡劣的環境除了讓動物置身地獄，更成為各種恐怖傳染病的溫床，沙門氏桿

菌與大腸桿菌等常見的病原體自然不用多說，非洲豬瘟、Q型流感，以及約二十年前驚世駭俗的H5N1禽流感與H1N1豬流感都師出同門，這些病毒除了危害家畜的生命，更會變異成傳人病毒。被稱為

「超級細菌」的多重抗藥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甚至是近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大流行，都與集約式農莊脫不了關係。

十餘年前，荷蘭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Q型流感，這是一種藉由山羊、綿羊



和牛傳染的傳染病。二〇〇七年至二〇一〇年間，出現了四千餘起人類病例，主要集中在農場密集的地區，造成至少一百一十六人死亡。

彼得(Peter van Sambeek)住在荷蘭赫爾彭(Herpen)，距離當年大流行的疫區僅一公里遠。現年五十一歲的他看起來很健康，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已經過了十七年，我至今仍時常感到疼痛與倦怠感。」彼得解釋道，許多Q型流感患者即便康復，仍為俗稱「長Q熱」的後遺症所苦。長Q熱不僅會帶來一系列慢性症狀，也是心血管疾病的一大危險因子，彼得的心臟因此開過刀。「我的記憶力也愈來愈差了。即便如此，我只是一個人生只剩下三分之一的老頭，但年輕人們呢？他們還有著大好未來呀。」

無處可逃的人間煉獄



集約化農莊所產生並排放的大量排泄物，對當地水資源也造成相當嚴重的污染。「農莊周圍的水井，硝酸鹽污染的濃度往往更高，而且一水源一旦被污染，就很難恢復原狀。」西班牙水質和健康專家克莉絲汀娜(Cristina Vilanueva)解釋道。

據統計，農舍周圍水中80%的硝酸鹽，均來自農舍排放的糞便與化肥，而一項丹麥研究顯示，水中的硝酸鹽含量與罹患結腸癌和直腸癌的機率呈正相關。因此歐盟於八〇年代祭出規定：每公升的水中，硝酸鹽的含量不得高於五十毫克。然而這個標準隨著時代演進，顯得有些過時，且不夠準確。

在西班牙韋斯卡(Huesca)，自來水中的平均硝酸鹽含量為每公升一百四十毫克，遠超上述的標準達將近三倍之多。「我從二〇一七年開始便不再喝水龍頭的水，大罐瓶裝水從此成為我購物清單的固定班底。」克莉絲汀娜說道。

韋斯卡是西班牙許多硝酸鹽嚴重污染的地區之一，這些地區的水不能飲用，也不能用於烹飪食物，事實上，西班牙近四成的地下水都已受到污染，影響超過二十萬人的用水安全，家庭供水的替代方案成為令政府十分頭痛的問題。

你或許會想，既然這裡的生活品質如此差，那居民們為何不搬家呢？除了不願離開世代居住的家園以外，更多人是無能為力，畢竟在農舍進駐後，這些地區的房產也隨之乏人問津，沒有人想住在這些地方，居民們又怎會有經濟能力搬離呢？

波蘭是全歐洲最大的禽肉出口國，

每年生產超過十五億隻雞，其中八千萬隻來自位於中北部的茹羅明(Zuromin)，這座小鎮因而得名「雞城」。蓬勃發展的養雞業雖然為小鎮提供了財源，但犧牲的不僅是生活品質與健康，還有房價；以比鄰茹羅明的庫茨博克-奧薩達村(Kuczbork-Osada)為例，這裡的房價在多年的農牧業發展後，暴跌了超過八成，當地人欲哭無淚。

「自從養豬場來了之後，這些年我經常做惡夢，夢到自己無法呼吸，最可怕的是每當我驚醒，灼熱的空氣總會提醒我：這不是夢。」另一位住在養豬場附近的警官阿格涅斯卡(Agnieszka Białochławk)說道，周遭的惡劣環境使他的兒子早產，且從小就有呼吸困難的問題。

在集約式農舍近年的無情擴張下，農牧業有了爆發性的成長，然而在金山銀山的背後，歐洲各地的居民們成了被犧牲的棄子，籠罩在他們周圍的不僅僅是刺鼻的廢氣，更是對未來的不安與絕望感，但許多人挺身而出，捍衛自己的健康與家園，只有堅韌的抗爭精神，才能為他們自己、土地以及動物們找出共榮的生存之道。

翻譯/李月滿

